

浩瀚尘事

# 走过雨季的站台

□符浩勇

他刚从公共汽车上下来,在这个三岔路口的站台换车。灯火把站牌“京华”两字照得白亮,那是肯德基小店投射出来的灯火。忽然,他收住了脚步,看见她从同一辆轿车的后门下来了。

两个人的目光一交接,她白嫩的脸颊腾地红了:“你怎么还是乘这一路车?”

他始终和她保持着距离,说:“一年多了,你倒没有忘记。”

她忽然嘻嘻地笑起来:“我以为早就买上汽车,早就改变乘车路线了呢。”

一年多前,也是早春二月,他俩去买换季春装。从海秀东路到滨海大道,一家又一家商店,够她精挑细选的了,却一件也没有买到手。而他服饰实在知之甚少,说不出更多道理来要她很快决定取舍。在海府路的阳光城,她终于发现了有一批粗呢暖色裙装开始发售。试穿了一下,她越见端庄而妩媚,让人惊艳。价钱也公道,他连声说“好看”“合适”不料,她竟脱了下来,还给售货小姐。

她说:“那款式,那颜色,穿在我身上,不过两三年就会显得太嫩了。”

他不由抽了一口冷气,说:“你挑衣服,决定买的,就要能穿一辈子!”

“哦,你怎么这样说?”她显然极其敏感,“你是说,我不会……安排生活?”忽然,她松开了他的手,转身扑出窗外。他赶忙追上去,却被3辆过往的车子挡住。这时,她已穿过了马路……

他站住了,自尊骤然受到伤害。相交半年多来,他品尝到被一个女孩占有的甜蜜,但又往往使他处于莫名的惶惑之中。平素潜伏于心的那些朦胧的不满,此刻在他的逆反感觉中升腾膨胀起来,他不想再迁就她,她还是他曾经一见如故的她吗?

他下不了决心给她主动打电

话,等她拨来手机或者打来微信。一天又一天……等着她。他有几次在手机屏幕上点击她的号码,未点完又搁下来。也有几回,他在微信里编好了信息,但就是不转给她的头像。转眼日子过去了半个月,他才忽然觉得即便给她打电话或发微信都无法诉说心情,决意到她上下班换车的站台去踟蹰,希冀再次不期而遇。对他来说,那并不是顺路,以致他彻底地改变了上下班乘车路线,一周又一周,一个月、两个月……终于碰到她了。可是,她却和另外一个后生在一起。

又一辆公共汽车进站了,载着一车昏黄疲惫的灯光。他迟疑地问:“你怎么到这来了?”

“在这换车到姨妈家去,可这雨……”

一年多来,好不容易遇见她,他找话说:“你吃饭了吗?你愿意的话,我们随便吃点东西吧。”

她走在她前面,就如一年多前那样,进了肯德基小店。刚坐定,他就用调侃的语气说:“怎么吃喜糖,也不请我?”

“没有的事,我还单身。”她断然否认,“你尽乱猜!”

“我见过他的,就在这个小站,他比你高半个头,瘦瘦的,穿西装,很有风度。”

她的脸颊涨得更加红了。真的被他撞见了!怪谁呢?一年多前,撒下他就任性跨过马路,跳上了电车以后,她暗自盼他来电话来微信,盼着他能找到家里来。一开始,她相信他一定会来的,根本没有给他打电话的打算或发微信的念头。可一周过去,她什么都没有等到。她心有不甘,下班后,常来到他换车的三岔口站台转悠。一天又一天,一周又一周,她仿佛寻找以往失落的梦,也依稀祭奠自己的任性所造成的错失。

服务员送上来两杯浓黑的咖啡,炭烧的香味随着轻淡的热气飘散开来。他说:“趁热喝!看看是不是那个味道?你姨妈家不是

离这不远吗?”

“你的记性真好。”

“有些话或许不好先当面说,其实,很多的话我都编在微信里了,我会对你说,一定会的。”

“其实,你什么都不要说,你心里有的……我心里都有!”

“你不是还要到姨妈家去吗?那就走吧。”他随手抓起放在桌角的雨伞,连同她的那一把碎花折伞。

她朝马路上张望,说:“你能送送我吗?我的伞好像坏了,打不开了。”

他欣然地说:“你的事,我都愿意。”

来到门外,阵雨已经过去。她望着空濛的夜幕,戴上左手手套时,发现另一只不见了。

“等一等。我的手套!”她蹑身小跑,推门进去。

就在这同时,他的右手指往她的自动折伞的开关上轻轻地一按,突然张开了一团鲜艳的碎花薄绸,光线斑驳的街灯陡地变成了一片绚丽的云霞。

这时,肯德基小店门又打开了。她左手抓着那只失而复得的手套,盈步而出。马路上,不再是那么泥泞与濡湿,空气里的污浊,都已随风而去。

符浩勇:海南屯昌人,现居海口,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,曾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曾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《天涯》《清明》《小说界》等文学刊物发表小说600余篇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四英岭人家》,小说集《你独自怎可温暖》《山里太阳山外月亮》《今生盛宴》等26部。曾获多届海南省南海文艺(文学)奖、第六届全国小小说“金麻雀”奖和《小说选刊》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等。

# 捐赠回忆

□严菽平

未进家门,5岁的鸿毅便被父亲拎出楼道。

“刚捐赠的回忆,能不能还给我?”父亲拦下将走的忆工师。

“回忆捐赠后,瞬间被分解、清理、运走。”忆工师摆了摆手,“晚一秒都来不及。”

“那段回忆十分重要。”父亲央求道。

“是哪一年哪一段的回忆?”

“我……我事先没记。”父亲叹了一口气。

“那就难找了。”忆工师径直离去。鸿毅指了指身旁碧绿色的箱体,问:“这是什么?”

“这是捐赠回忆的箱子。”

“回忆不是很重要的吗?为什么还捐出去呢?”

“你还小。”父亲喃喃道:“一百年前,人类基因组升级,寿命变得很长,记忆力变得很强,过了18岁,就可以记住看过听过的一切事物。”

“那不是很聪明吗?”鸿毅兴奋地睁大眼睛。

“记忆太多,大脑可承受不了。科学家们发明了回忆捐赠箱,可以定期捐赠不需要的回忆,用于AI学习、制作记忆产品。刚刚那位就是

维护回忆捐赠箱的‘忆工师’。”

“爸爸捐了什么?”鸿毅追问,“关于妈妈的回忆吗?”

“不是。”父亲矢口否认,表情随之更加痛苦,“你妈妈的回忆,早就捐了。”

鸿毅摇了摇头,不相信父亲说的。楼底的回忆捐赠箱前,每天总有男男女女来往捐赠记忆,鸿毅发现父亲是其中最频繁的一位。

“爸爸回忆中的妈妈长什么样?是不是妈妈也把我忘了?”为了寻找父亲的回忆,寻找回忆中的妈妈,鸿毅开始努力学习,累积知识和阅历。终于,20岁那年成了忆工师。

鸿毅流转于各地才知道,人们捐赠回忆融汇成的回忆池,犹如一片数据汪洋。没有线索,寻找指定回忆简直是大海捞针。

鸿毅多次询问父亲关于妈妈的残余回忆,父亲总是不置可否,二人为此吵了不止一回两回。

30岁那年,突发噩耗,父亲遭遇车祸,重伤昏迷住院。

坐在病床一侧,鸿毅不断呼唤父亲,满脑子都是父亲养育他的点点滴滴。

床头AI提示音传来:我院最新

推出一款临终关怀服务,自动收集和修复您捐赠的部分重要回忆反馈给您,请问是否接受?

鸿毅犹豫再三,替父亲按下了确认键,回忆投送在屏幕上。

那一晚大雨倾盆,身患重病的鸿毅被遗弃在回忆捐赠箱旁。路过的父亲抱着幼小的生命,奔走于各大医院,耗尽了所有的积蓄。相爱多年的女友为此分手,此后父亲饱受思念之苦。

鸿毅热泪盈眶,更多的回忆相继涌现。从第一次走路到第一次说话,从第一次读书到第一次写字,父子相处的回忆通通闪耀在屏幕上。

“这不是最应该保留下来的吗?怎么就捐出去了?”鸿毅趴在父亲的身上,泣不成声。

父亲没有回答,含笑离去。

鸿毅并没有停止寻找父亲回忆的脚步。凭借记忆回溯的残章,一段又一段地检查,一段又一段地翻阅,始终没有答案。

这年,鸿毅到一所孤儿院参观,他看到一只废弃的回忆捐赠箱旁有一则公益广告:许许多多收养失亲孤儿家庭的回忆一一呈现在鸿毅眼前,他隐约看到一个熟悉的孩子的身影。鸿毅不禁喊了一声:爸爸……



## 画说三亚

漫画:杨智宏

几位老人由于航班延误,抵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时找不到出租车,准备在机场的座椅上过夜。三亚边检站民警小蒋发现后,连夜开车近200公里护送老人前往琼海,帮助他们除夕当天与家人团聚。

# 金芝啊,金芝

□张洪霞

当圆鼓鼓的金芝走进小区的时候,坐在楼下的老太太们又不淡定了,离老远就喊:金芝啊金芝。其实不用问也知道,她这个点回来,不是被老板炒了就是她炒了老板的鱿鱼。

以往,金芝会凑到她们身边,不等人发问,就会敞开大嗓门说,工作嘛,谁还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

可你这都多少棵树了,简直就是片森林了。老太太们闲着也是闲着,掰着手指头给她数着呢。

这一次,看着金芝慢吞吞地往家里走去,老太太们把脸转向了金芝的婆婆陆老太,说你家这个金芝啊,不知烦恼为何物的乐天派,今天这是怎么了?陆老太看着儿媳的背影,轻轻地叹了口气,眼里流露出疼惜。

当初,金芝带着孩子从遥远的边陲小镇来城里投奔外婆,那时的她虽然满脸憔悴,但也难掩眉眼弯弯好看的模样。不知不觉间,人到中年的金芝就像气吹似的,浑身上下没有不圆的地方了。

金芝来城里后找的第一份工作,是在小区附近的小吃店当服务员。

有一天一大早,店里刚开门,就来了两个学生模样的女孩,她们要了两碗馄饨。一个女孩刚拿起筷子,就发现汤碗里有只苍蝇。

老板娘说,那就换一碗吧。另一个女孩红着脸说,我也要换一碗。

老板娘说,你那碗又没有苍蝇。女孩被惹得脸色通红,眼里转着泪。

正在打扫卫生的金芝听到后,悄悄地跟老板娘说,都给换了吧。

那天老板娘的火气非常大,也不知是闷热的天气让人烦躁,还是

一大早老板和她吵了一架的缘故,老板娘当时脸就阴了下来:你说换就换啊,你还胳膊肘往外拐了?金芝一看老板娘翻了脸,小镇姑娘的倔劲儿也上来了,说,我“拐”的是理,看人家孩子小,说不出啥来你就欺负人,这两碗馄饨难道不是你一锅煮出来的吗?

老板娘板着脸不说话,金芝手脚麻利地煮了两碗馄饨,说这两碗馄饨从我的工钱里扣。看着两个女孩吃完了馄饨,出了门,金芝也解下了围裙。

后来,金芝又去了步行街的时装店卖衣服。一天,一个女顾客数着钱准备去收银台付款,发现兜里的钱被偷了。金芝听到喊声,也顾不得放下手上正在整理的衣服,一个箭步就冲出门,追出500米,硬是把那个一米八几的小偷给摁住了。

可没过几天,服装店的老板就说,金芝啊金芝,你还是另寻高就吧。

金芝后来的打工之路,时长时短。在工厂干过临时工,跑过保险,还在老年人活动中心干过几天。现在,金芝很满意酒店后厨的工作,虽然工作时间长、累。婆婆也很满足,不止一次地叮嘱她:金芝啊金芝,这一回呀,你可长点心,好好干,不能再换地方了。

金芝还不忘跟婆婆调侃一番,说老妈啊,如果这个工作再干不长,我就不找了,就让老妈养着我。婆婆被逗笑了,说我的钱还得供我孙子上大学呢。金芝说老妈你真偏心眼,没有我,哪有您孙子啊!

婆婆看着金芝,叹了口气,喃喃地说,金芝啊,金芝。

金芝看着镜子里圆鼓鼓的自

己,怅然地想,这才几年的工夫,咋就变成这样了呢?镜子里那个人是自己吗?她揉揉眼睛,不是自己又是谁呢?在酒店,看着如花朵般的小服务生,每天吃的一点“猫食”,一个个瘦得跟小麻杆似的还嚷嚷着减肥。空闲的时候,她也会看着她们,想一想当初的自己,那时的她也像她们一样的年纪,一样的杨柳细腰。那时,每一次从镇里走过,都会有很多追随的目光,这其中就有陆光明。

午后的阳光洒落进屋子。金芝定定地望着桌子上的镜框。镜框里,穿着警服的年轻的陆光明正含笑望着她。她抹了一把脸上的泪,喃喃道:陆光明,我没有给你丢脸。接着,她拿起镜框,抚摸着、嗅怪着:你可省心了,扔下我,成了老太婆,而你,咋还那么年轻呢?

郭果决定躲避。虽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,但如果初一不躲可能十五就完了。很多时候初一躲过了,到了十五也许就柳暗花明峰回路转了。

郭果跟父母撒了一个谎,说春节单位加班,回不去了。

去哪里过年好呢?总不能7天闭关吧?况且单位放假,食堂停开,吃饭还是一个难题。

郭果的鼠标在电脑上移动着,突然,K湖的美景黏住了她的鼠标。

郭果来省城6年了,每天上班下班加班,她的时间从面包拉成面条,睡眠的时间挤牙膏一样才能挤出来,哪有时间认识男孩,哪有时间拍拖?可这些不能跟父母说,儿女在外父母担忧,郭果只能报喜不能报忧。郭果早听同事介绍了K湖的美景,一直无缘见识,这次,正好可以躲避跟游玩两结合。郭果在K湖西宾馆订下了房间。



尖峰岭的春天(油画) | 王英平